

马远《踏歌图》之重新释读

杨佳焕

《踏歌图》是宋元山水画的经典作品之一,为南宋画家马远所画。马远字钦山,号遥父,山西永济人,约生活在12—13世纪,具体年代至今没有详尽的考证。马远长期任宫廷画家,为南宋光宗、宁宗二朝的画院待诏,其曾祖、祖父、父亲以及他的儿子都做过宫廷画家,马家祖孙画技代代相传又有创新,到马远时达到很高的水平。马远的山水画继承李唐开创的画风又有新的创造,画面简略,全景不多,人称“马一角”,《踏歌图》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画风。

1. 《踏歌图》的题跋与踏歌者的身份

图中,掩映的竹楼与树木相得益彰,左右两侧危峰壁立,下有溪流回转,一条小径横跨溪水,路之前可见长满庄稼的少许田园,路左有一妇一儿正在笑看从右边过来的几个行人,行人手舞足蹈,似在歌唱又似酒后微醉的嬉戏,在一片宁静的画面中突现出欢跃,让人在清旷中感觉到祥和气氛。《踏歌图》整体的意境令人欣喜爱悦。从画面人物的精神风貌来看,右边的行人自有一种文人士大夫飘逸洒脱的风范,蕴含着一种富于诗意的和乐之美。然而,现代的画论、画史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画中人物全部看作农民,认为画面体现的内容是农民劳动归来、欢庆丰收或喜看庄稼的场景。我们可以列举出几部有代表性的论著中的观点:

“《踏歌图》是一幅表现江南民情风俗的山水画……几个农民正在踏歌起舞,享受着丰收的快乐。”(何延喆《中国绘画史》)

“壮丽的石山下,白云缭绕,殿阁半露……几个走在田埂上的老农,看禾苗茁壮……”(胡德智《中国人物画经典·南宋卷·二》)

“《踏歌图》是一幅洋溢着盎然生机和歌舞升平气象的山水作品……几个老农略带醉意,踏歌而行。”(王林旭《中国美术史纲》)

“《踏歌图》(图二十九)描写几个农夫劳作归来,在田埂上欢笑玩乐的生活情景。”(徐英槐《中国山水画史略》)

这些论著,都一致将作品中的几个人物形象看作是农民。那么,产生这种结论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

认为,这可能是人们在鉴赏作品时受到画面上方题跋的影响。来看题跋:“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落款是“赐王都提举”。就字面意思来看,一整夜的雨使早晨的一切都沉浸于雨露中而使人倍感清新,朝阳升起,帝城更显得美丽,到处是其乐融融的气氛。这是个丰收的年景啊,人们安居乐业,田垅上行人踏歌而行,以此表现他们心中的喜悦之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两句诗,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踏歌者的身份,因而,既可以解释成农夫欢庆丰收的情景,在路上边歌边行,也可以理解为士人、隐者或任何经过此地的行人因看到丰收的情景,在垄间路上歌舞而行。前一解释正是大多数论家通行的理解。但丰收的情景不会只引起农夫的高兴,如此判断他们为农民,有失武断。而按一般的情理而言,普通的农人通常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的。宋代农民地位虽较唐代稍高,但是多为地主的“庄客”,依附性依然很强(参见王兴文《宋代客户人身依附关系特征分析》),负担仍很重,这样“自由浪漫”的活动很难达成。而文人士大夫、名流隐士、过往行人都可以对丰收产生愉悦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可能有闲散的时间、有情致来进行这样的活动。就像画面上所看到的,老者手执拐杖回头好像在歌唱,后边几个人好像在听在呼应,惟有最后一位挑着酒葫芦,好像醉得厉害。题跋说是踏歌,歌唱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引起妇人和小儿注意的,也许是歌声,也许是他们狂放的行为或者仅是他们的醉态。另外,此画题跋并非画家亲题,而是“赐王都提举”。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有“赐”的资格呢?按照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条件,只有帝王才可以“赐”给马远这样的人。基于这一点,再看看印章,可以确定,此诗应该是宋宁宗赵扩所题。这样一来,既然诗不是画家本人所题,是否反映的就是画家的本意,很难下结论;如果因为有“丰年”和“垄上”这样的词语,就判定画中人物的“农人”身份,很难令人信服。

2. 从服饰看踏歌者身份

接下来,我们再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画中人物的服饰两个方面来考证。仔细地品味和分析画面可

以看出,画中的几个人物在丰年景致中,乘醉而歌,画面充满着祥和喜悦之情,充分地反映出画家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向往之情。然而,画家笔下的作品总是在反映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抒发个人情感的,不管是画中人物还是画家,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他们的身上,总会有一定的历史现状的折射。自“陈桥兵变”之后,宋王朝一统山河,结束了分裂的局面。但却一直处于辽、夏、金等北方异族的骚扰和侵袭当中,最终只剩下半壁江山而进入南宋。马远生活的那个时代,北方山河支离破碎,南宋的统治阶层却歌舞升平。对于画家而言,所幸的是南宋统治者和北宋一样非常重视绘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文人退隐林下,寄情山水,崇尚禅理,自娱自乐。贵为宫廷画院待诏的马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踏歌图》的。一方面,他的绘画要为朝廷服务,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不受社会现实的影响。《踏歌图》中那些山峰和经年不朽的树木就很具有北方山水的特征,这是鉴赏此画的又一个关键点——处在南方环境中的马远,笔下所表现的却是北方山水树木的冷寂、沧桑却挺拔、顽强,并以此反衬出田园生活的美好。显而易见,画家如此“寄情山水”,手法与退隐的士子出乎一辙,马远深受隐者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因此,踏歌人极有可能是隐士一类的人物。

放下这一点,再看画中人物的服饰。粗看一下,其中的人物衣服褴褛,挑酒者背上还有补丁,而细看则不尽然。要说明这一点,得先了解宋代的服饰制度。宋代服饰总体承袭唐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过三次大的修订,至1111年才完备定型。宋服制度对各阶层人的服饰作了严格的规定,如有违反,必受处罚。其中的士人服装分为襦衫、野服、紫窄衫、凉衫。这些服饰都不属于官服或公服,是平常的装束(参见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古时有‘品官绿袍,举子白襦’的说法,即一般的读书人,属于士的阶层,他们所穿的衣服均为白色的布衫,非常寒酸”(黄土龙编著《中国服饰史略》)。而宋和周边国家的战争往往是“宋胜而求和,纳贡称臣。这种情况极大地刺伤了宋朝的士大夫,表现在衣服上则是简朴、雅净,不事装饰。加之禅学盛行,他们纷纷皈依(佛门)、讲佛(谈禅)”(同上)。到南宋时期,沉寂多年的“野服”又被拾起,这种衣服闲居时解开,见客或在外出时束起。另外,当紫窄衫(一种戎服)一再被朝廷严禁时,白色的“凉衫”又成为宋人热爱的服饰。仅从衣服这一角度,就能明白

南宋士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一方面服饰装扮上可体现“高尚的民族气节”,另一方面能反映出士大夫以“山野为伴的决心及其对朝廷失望和蔑视的内心状态”(同上)。那么,普通百姓服装又是怎样的呢?简单地说,这个时期的“草民”百姓只能穿布衫、短裤、麻鞋。

除此之外,首服也是区别人物身份的重要标志。南宋一般士人最常戴用的就是“幅巾”,他们都以恢复古之幅巾为儒雅(参见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这些“幅巾”定有各种名目,以当时社会名流、饱学之士命名或以材料命名,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结合当时的头饰以及衣服特点再来看《踏歌图》画面中的人物。其衣服虽然粗短,却体现出自然、豪放、洒脱的精神气质,粗布衫衣,表面上与农民的差别不大,却更接近士人的装饰喜好,特别是头饰,坠出两角,很像唐代士大夫的打扮。按照宋服制度,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穿着的。从这点也可以看出画面人物的身份是士子,不是大多论家说的农民。

作为宫廷画家的马远,自然深知当朝统治者的喜好,更明白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活现状。他笔下表现的丰收年景、安居乐业是职业的需要,而将几组人物置身在冷寂、沧桑的山水树木构成的大背景中,表现不同的意味,应该多少有寄托自己的精神的成分。在南宋,因报国无门而愤世嫉俗、穷困潦倒却崇尚禅理的士人应该不在少数。他们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情怀,颇受世人追捧,很容易成为画家表现的对象。当时有很多人物画就是以名人高士为题材的,它们都寄托和抒发着画家个人的情感,表现着画家对现实的理解。所以说,《踏歌图》中的踏歌者更可能是士人而非农民,这更符合当时的社会风尚和画家的情感诉求。

3. 从整体对比中看歌者身份与画家的深意

从画面整体对比上进行考证,也可得出与以上两节相同的结论。从题跋中就能明白,画作表现的是对丰收年景的赞美。画家为何要将丰收的年景置于危峰兀立、竹树杂生的画面中?为什么不去直接表现南宋偏安的江南田园风光?那不是更能表达丰收的喜悦情怀和安居乐业的祥和吗?是画家画不出来吗?自然不是。画面中体现着北方风景特点的冷寂山水,自有其特殊的意味。仔细看,亭台楼阁也不是一般的民居,更像是佛门圣地或高人隐士居所,给人清雅脱俗的感觉。那么,如果到此踏歌且醉意十足的人是老

百姓的话,那画中的人物与楼阁的联系就有问题了。而且,淳朴的百姓的喜悦和抒情是有限的,况且丰收的时节也正是农忙的季节,他们不可能在田间醉酒歌舞,只有等到旷野无垠的农闲之时,才有可能于村社欢聚。在这种时间、这种场合醉歌抒情者,只有闲鹤野士才有可能。如此理解,画面营造的意境才符合情理。

由此,我们也可看出《踏歌图》的创作目的并不是单纯且显而易见的。画家一方面要“遵旨”表现丰年的喜乐;另一方面,在更深层次上借助北方的山水风物,反映严酷的社会现实,抒发隐士的情怀和对故土的怀念之情。画家以冷寂的山水与欢乐祥和的丰收景况对比,这种对比即是以南方比较和平稳定的生活遥想到北方民不聊生的状况,并与山河破碎的伤怀和隐士的情怀相连。将这几种矛盾通过对比表现出来,既符合自己的职业需要,又不失个人抒情的需要。而画面却显得和谐、清旷且意境深远。还有,画中听歌者一妇一儿,儿童表现出的是天真,妇女则畏缩于路的一边,默然含笑,这是地道的农民本色,反

映出与歌者不同的气质风貌。这才是整个画面所体现出来的真实格局,即将山石、竹树、楼台、流水、麦田、歌者、观者恰到好处地统一在画面中,和乐中体现出画家深刻的感悟。

结 论

将《踏歌图》中的人物全部当作农民的看法,是不符合作品本意的。如此界定画中人物,非但不符合事实,且会造成对作品简单、片面的解读甚至误读。在南方贵为宫廷画家的马远,笔下表现的却是北方山水的特征,而画中人物应该是士人而非农民,这样才与画面的其他景物显得协调。山水与人物的对比,使画作在表现丰收祥和景象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深刻思考和隐士的情怀。这样理解,应更切近《踏歌图》的本来面貌与作者的意图。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

责任编辑 韦平